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目錄

劉軻

劉軻

軻字希仁元和末進士文宗朝宏文館學士出爲洛州刺史

上崔相公書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漸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雛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

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爲凶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元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卽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於今日不閑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遇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

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閻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於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

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某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貲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貲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輌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貲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跐遐蹤切慕左邱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

脩監一卷左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

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閤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褱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公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覲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

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縉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於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追不及耶不由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故天子以天下事歸

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爲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得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元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概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

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縣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繻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元宗無爲恭事元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冀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

聖君不及元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揺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

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閭永巷北宫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懐黄垂組不謂無恩矣脱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宏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過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畱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

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煜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闌誰疑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可寘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

多軍功内以過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閽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視殤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鬬邪今釣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維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算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喻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

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擊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臥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鷄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

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閤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政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公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上座主書

輒今月十日祇奉牓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

以書導志軻惟顓僧狃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

寛明少卑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黄之口而

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户到曾不足裨銖兩

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巳者之論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

於巳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

人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翫味異乎

沛然亦未嘗輟耕舍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

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

亦不廢力火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輒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搴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於沙不以泥土不取閤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

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伏荷閤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乎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韋右丞書

右丞閤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閲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

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蓍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閤下閤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顧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閤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

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元宗幾如太宗今閤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閤下聚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閤下掌握中耳閤下知人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宏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閤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

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閤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元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閤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𢃄鏑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

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為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其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輙以此貢心焉伏惟宥

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馬植書

始存之不以子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鈆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

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嶔崟於上誓不以邱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蹷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於淮達于

江過洞庭三苗踰郴而南涉湞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
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
其道盡畱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
諜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
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
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
是爲觿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
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

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竄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子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宏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子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

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刖吾足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眞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已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以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

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煜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顗繆襲應璩王沈傅元茅曜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銓銓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昭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横李彪邢巒温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

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
有若柳虬牛宏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
冑顔師古孔頴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
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允之楊仁卿顧允
牛鳳及劉子元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
於戲自東觀至武德以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
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
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畧亦各有新意豈無
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葢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

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眞耳敢布諸足下

共圖之某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鬭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翺翔於諸

子聞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絜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蠆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

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懟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知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蓽路藍縷以啓荊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

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鬬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於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

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寖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眞宰相之心脫

李園之一作何至費蘄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重與陸賓虞書

別韶卿已逾時雖游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泝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為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

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仲於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長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

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眞山

三傳指要序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囿所習互相矛楯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闗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漬失據者

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旣傳生于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葢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兾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廬山黃石巖院記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其大矣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卻下半里餘次於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瓌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賾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炙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生於履舄嵐靄出於襟袖羣形浩擾

併入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淩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厓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絶慙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腥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鉤也餌也名爲利鉤利爲名餌吞鉤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智滿律師墖銘

昔長沙桓公有定傾翊戴之勲藏晉盟府曾孫潛高尚不仕其後世爲匡廬高民乎疑有懸眞之士産靈祥於栗里矣大師諱智滿先生九代孫也下闕文曰

匡阜之下爐峯之北有白馬香象甚奇特兮毛羣羽族麟鳳稱德絶足雲翔就羈勒兮大毗尼師垂法作則侁侁律子用徽纆兮法社霧壇其儀不忒憧憧古今奔白黑兮三毒六賊本拔源塞蘊界受降師獨得兮神昇茲氏香留天棘石墖巍巍二林側兮纏褐巾墨門人之服心喪三紀哀無極兮

棲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

世說域中四名刹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小郎至大師聲聞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玭俗姓王氏晉瑯琊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爲句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虔生智高尚不仕州里號處士生大師自孩抱絕不爲兒弄匣能言標穎聰拔聲言秘旨迎耳必了及長不茹葷血乃曰天其或者將滌吾器耶旣落髮於金陵希瑜律師受戒於過海鑒眞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恩律師追遠永之遊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

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於豫章龍興環座捧帙者麻葦明年登明寺壇至德三載勑隸於明寺後眾蒞事於甘露壇端肅嚴恪儀刑梵眾大歷初乃歸棲霞其蒞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州牧蘭陵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柏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十四年忽昌言於眾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沈研覃思朗然內覩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

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海潮等曰吾休矣邛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瓦官寺律堂是月景申荼毗壒於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珍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興瓦官寺靈津鶴林寺常靜天鄉寺日耀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

進爲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睹棲霞弟子得不爲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苾芻衆壇壓廬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後繼以拘多得不謂釋氏之雄乎軻夙承寶稱之知見命敘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晉世家地高瑯琊産棲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兮結夫纏蓋惠刃中淬誰何對兮璞琢金鎣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匡高以遊以邀鏗蒲牢兮梵行既立薪傳火襲光岌岌兮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　并序

維元和十年冬十月巳亥我具壽大師歸於廬山東林寺既庀事門弟子道深如建等以銘誌爲急白彭城劉軻軻嘗執吾大師之巾錫大師行業德狀軻能言之乃走其徒持事狀於山陽草堂具道其所以來軻既受事仰而哭且曰軻何心遽忍銘吾大師俄而曰我而不銘而誰爲於是銜涕漣漣作石塔銘誌云大師諱上宏俗饒姓其先臨川人祖公悅父知恭世爲南城聞儒故大師自童子耳熟家訓故風流衆動造次必於儒者年十五脫然有方外之志

遂依舅氏出家暨二十二歲具戒於衡岳大圓大師大歷八載勅配本州景雲寺後依南昌璡律師學四分毗尼既覃精研究或從我儁說而通者日有百數時謂景雲且在無恚無律貞元三年止南昌龍興寺四方風聞者壓至時江州峯頂寺長老法眞台州國清寺法裔荊州慶門寺靈裕并有大名於時會有事於靈壇故三長老攝大師以臨之至四十年春九江守李公康以東林遠公舊社不可以無主固請住焉前後涖事凡一十八會彼域之男女繇我而作比丘者萬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師既通明大教

祖述毗柰耶憲章修多羅心同曹溪事同南山故及我門而升我堂者未嘗虛返我所以駕白牛以驅羊鹿孰謂我爲小乘者乎繇是薦紳先生若顏魯公姜相公並願依遺民萊民舊事待大師於虎邱雁門之上故游二林者謂生遠猶在將大去乃遺言於二三子曰吾生七十有七臘五十有六年非不耆臘非不高今則去矣爾無謂吾死門人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智則智明雲皋圖信行允等長號無悶相與立石墖於香爐峯下是月丙寅歸舍利於墖從故事也輌不得讓薦誠於銘銘曰

德有墖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有資嗚呼千載而下資而後者知是墖有毗柰耶之宗師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墖銘 并序

歲丁巳開成紀年之明年有具壽沙門曰令檢自上京抵洛師以縹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門于行修里且曰聞夫子斧藻羣言舊矣詎直專聲於班馬能不爲釋氏董狐耶抑豈不聞貞觀初慈恩三藏之事乎敢矢厥來旨云三藏事跡載國史及慈恩傳今墖在長安城南三十里初高宗墖於白鹿原後徙於此中宗製影贊謚大遍覺肅宗

賜墖額曰興教因爲興教寺寺在少陵原之陽年歲寖遠墖無主寺無僧荒涼殘委游者傷目長慶初有衲衣僧曇景始葺之大和二年安國寺三教談論大德內供奉賜紫義林修三藏忌齋於寺齋衆方食見墖上有光圓如覆鏡道俗異之林乃上聞乃與兩街三學人共修身墖兼甃一石於墖至三年修畢林乃化遺言於門人令檢曰爾必求文士銘之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爲請非法允之冡嫡誰何至此乎軻三讓不可乃畧而銘之三藏諱元奘俗陳姓河南緱氏人曾父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

惠英長八尺美鬚眉魁岸沈厚號通儒時人方漢郭林宗有子四人奘其季也年十三依兄捷出家於洛屬隋季失御乃從高祖神堯於晉陽俄又入蜀學攝論毗曇於基暹二法師武德五年受具於成都精究篇聚又學成實於趙州深學俱舍於長安岳於是西經前來者無不貫綜矣初中國學者多以實相性空通貫羣說俾象象蹄筍往往失魚兎於得意之路至於星羅碁布五法三性析秋毫以矢名相界地生彙各有攸處曾未暇也大遍覺乃興言曰佛理圓極片言支說未足師決固是經來未盡吾當求所未

聞俾跛眇兒視履必使解行如函蓋始可爲具人矣且法
顯智嚴何人也猶能孤遊天竺而我安能坐致耶初三藏
之生母氏夢法師白衣西去母曰何去曰求法貞觀三年
忽夢海中蘇迷盧山遽凌波而入乃見石蓮波外承足山
險不可上試踴身騰踔飒然飈舉升中四望廓澈無際覺
而自占曰我西行决矣至凉州都督李大亮防禁特切逼
法師還京法師乃宵遁渡瓠蘆河出玉門經莫賀延磧艱
難險阻仆而復起者何止百十耶自爾涉流沙次伊吾高
昌王麴文泰遣貴臣以駝馬逆法師於白力城主與太妃

及統師大臣等尊以師禮王親跪於座側俾法師躡肩而上資贈甚厚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以廿四封書通屈支等廿四國獻花繒五百疋於可汗稱法師是奴弟欲求大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其所歷諸國爲其王禮重多此類也自爾支提梵剎神奇靈跡往往而有法師皆瀝誠盡敬耳目所得孕成多聞與夫世稱博物者何相萬耶詳載如傳惟至中印度那爛陁寺寺遣下座廿人明詳儀注者引參正法藏卽戒賢法師也旣入謁肘膝著地舐足已然後起法藏訊所從來曰自支那欲依師學瑜伽論

法藏聞則涕泗曰解我三年前夢金人之說佇爾久矣遂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擔步羅果一百廿枚大人米等稱是其尊敬如此法師既名流五印三學之士仰之如天故大乘師號法師爲摩訶天小乘師號解脫天乃白大法藏請留之法師曰師等豈不欲支那之人開佛慧眼耶不數日東印度王拘摩迎法師戒日王聞法師在拘摩處遣使謂拘摩曰急送支那僧來拘摩曰我頭可得僧不可得戒日神武雄勇名震諸國乃怒曰爾言頭可得可將頭來拘摩懼乃嚴象軍二萬船三萬與法師同泝

殑伽河築行宫於河北拘摩自迎戒日於河南戒日曰支那僧何不來拘摩曰大王可屈就王既見法師接足盡敬且曰弟子聞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乃問秦王是何人法師盛談太宗應天順人事王曰不如此何以爲支那主因令法師出制惡見論然小乘外道未即推伏請於曲女城集五印沙門婆羅門等兼十八國王觀支那法師之論凡十八日無敢當其鋒者戒日知法師無留意厚以象馬𧹞裝餞法師又以素疊印書使達官送法師所經諸國令兵衛達漢境法師卻次于闐因高昌商胡入朝附表奏自西

域還太宗特降天使迎勞仍制于闐等道送法師令燉煌迎於流沙鄯部迎於沮沫時帝在洛陽勅西京留守梁國公元齡備有司迎待是日宿於漕上十九年春正月景子留守自漕奉迎於都亭有司頒諸寺帳輿花幡送經於宏福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陳列法師於西域所得經像舍利等其梵文凡五百廿夾六百五十七部以廿馬負而至自朱雀至宏福十餘里傾都士女夾道鱗次若人非人曾不知幾俱胝矣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對於儀鸞殿因廣問雪嶺已西諸國風俗法師皆

備陳所歷若指諸掌太宗大悅謂趙公無忌曰昔符堅稱道安為神器今法師出之更遠時帝將征遼法師請於嵩之少林翻譯太宗曰師西去後朕為穆太后於西京造宏福寺寺有禪院可就翻譯三月巳巳徙宏福夏五月丁卯法師方開貝葉廿年秋七月法師進新譯經論仍請製經序并進奉勅撰西域記十二卷太宗美法師風儀又有公輔才俾法師褐緇褐襲金紫法師因以五義褒揚聖德乞不奪其志遂問瑜伽十七地義太宗謂侍臣曰朕觀佛經猶瞻天望海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非惟法師願力亦

朕與公等宿殖所會及三藏聖教序成神筆自寫太宗居慶福殿百寮陪位坐法師命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寮讀之廿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宮又製述聖記及菩薩藏經後序太宗因問功德何最法師對以度人自隋季天下祠宇殘毀緇伍殆絶太宗自此勅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度五十人戊申皇太子宣令請法師爲慈恩上座仍造翻經院備儀禮自宏福迎法師太宗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執香爐目而送之至寺門勅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於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百戲於庭而

還廿三年夏四月法師隨駕於翠微宮談賞終日太宗前席攘袂曰恨相逢已晚翌日太宗崩於含風殿高宗卽位法師還慈恩專務翻譯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師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高宗恐功大難成令改用磚壇有七級凡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冬十月中宫方娠請法師加祐既誕神光滿院則中宗孝和皇帝也請號爲佛光王受三歸服袈裟度七人請法師爲王剃髮及滿月法師進金字般若心經及道具等顯慶二年春二月駕幸洛陽法師與佛光王發於駕前既到館於積翠宫終譯發智婆

沙法師早喪所天因啟從還訪故里得張氏姊問塋壠已平矣乃捧遺柩改葬於西原高宗勅所司公給備喪禮盡飾終之道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釋氏榮之三年正月駕還西京勅法師徙居西明寺高宗以法師先朝所重禮敬彌厚中使旁午朝臣慰問及錫賚無虛日法師隨得隨散中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譯猶未備衆請譯焉法師以功大恐難就乃請於玉華宮翻譯四年十月法師如玉華館於肅成院五年春正月一日始翻梵本總廿萬偈法師汲汲然常恐不得卒業每屬譯徒必當人百其心至龍朔三

年方絶筆法師翻般若後精力刓耗謂門人曰吾所事畢矣吾瞑目後可以蘧蒢爲親身物門人雨泣且曰和上何遽發此言法師曰吾知之矣麟德元年春正月八日門人元覺夢一大浮圖倒法師曰此吾滅度之兆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綸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卅八卷又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俱胝供養悲敬上油各萬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乃與寺衆辭三稱慈尊願生內眷至二月五日夜弟子光等問云和上決定得生彌勒內衆否頷云得生俄而去春秋六十九矣初高宗聞

法師疾作御醫相望於道及坊州奏至帝哀慟爲之罷朝三日勑坊州刺史竇師倫令官給葬事又勑宜聽京城僧尼送至墖所門人奉柩於慈恩翻經堂道俗奔赴者日盈千萬以四月十四日葬於滻東京畿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勑徙於樊川北原傷聖情也法師長七尺眉目若畫直視不顧端嚴若神自大教東流翻譯之盛未有如法師者雖滕蘭澄什康會竺護之流無等級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經矣自示疾至於昇神奇應不可殫紀蓋莫詳位次非上地其孰能如此

乎又曰

三藏之生本乘願來入自聖胎出於鳳堆大業之季龍潛於并孺子謁帝與兄偕行神瑰奇之善果度之不爲人臣必爲人師師法未足自洛徂蜀學無常師鳥必擇木跡窮夷夏更討身毒寺入爛陁師遇尸羅王逢戒日論得瑜伽瑜伽師地藏教泉府蜎蝝名數璽抽聖緒我握其樞赤幡仍豎名高曲女歸我真主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光光三藏是護是付付得其人經綸彬彬梵語華言胡漢相宣台臣筆受御膝前席積翠飛花恩光奕奕

太宗序教天皇述聖揚於王庭百辟流詠三藏慰喜靈祇介祉蔑彼滕什曾無此事我功成矣我名遂矣脫屣玉華昇神睹史發棺開殮天香馥馥地位殊分神人是卜中南地高樊川氣清修墖者誰林公是營門人令撿實尸其事銘勒墖旁撿眞法子

農夫禱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間尤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

於明神吁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鰥婺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瘵瘖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别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於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贓吏之厚其斂也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妄無厭羅紈者吾斂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

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厩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驕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嘻嘻神其怡怡尚饗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三目錄

裴休

請革横稅私販奏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

華嚴原人論序

黄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

釋宗密禪原諸詮序

註華嚴法界觀門序

圭峯禪師碑銘并序

唐故左街僧錄内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方袍大達法師元秘塔碑銘 幷序

清涼國師碑銘

裴休

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長慶中登第又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解署入爲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外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轉兵部侍郎遷御史大夫六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十年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充昭義軍節度使十三年徙河東十四年徙鳳翔又徙荆南咸通初入爲戶部尚

書從吏部加太子少師卒

請革橫稅私販奏

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錢幷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所之歎欲究根本須舉綱條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

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眞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元閟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

萬行引而爲智然後爲正智依而爲因然後爲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眞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葢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葢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葢詮此也然如來埀教指法有顯密立義有廣略乘時有先後當機有淺深非上根圓智其孰能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爲一切

經之宗也圭峯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南印上足道圓和
尚一日隨衆僧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
覺了義卷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
汝當大宏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禪師既佩南宗密
印受圓覺懸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
頓轡於華嚴法界宴坐於圓覺妙場究一雨之所霑窮五
教之殊致乃爲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兩
卷小鈔六卷道場修證儀一十八卷並行於世其敘教也
圓其見法也徹其釋義也端如析薪其入觀也明若秉燭

其辭也極於理而已不虛騁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苟飾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至蓋人故無胸臆之論蕩蕩然實十二部經之眼目三十五祖之骨髓生靈之大本三世之達道後世雖有作者不能過矣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或曰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況文字乎在性之而已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對曰噫是不足以語道也前不云乎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也圓覺也蓋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今夫經律論三藏

之文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其所詮者何也戒定慧而已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圓覺一法也張萬行而求之者何衆生之根器異也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此疏乃大藏之疏也羅五千軸之文而以數卷之疏通之豈不至簡哉何言其繁也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爲得也因不在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人而不爲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休嘗遊禪師之閫域受禪師之

顯訣無以自効輒直讚其法而普告大衆耳其他備乎本序云

華嚴原人論序

經云文字性空又曰無離文字而說解脫必曰捨文字然後見法非見法者也圭峯禪師誕形於西充通儒於遂寧業就將隨貢諸有司會有大德僧道圓得法於洛都荷澤大師嫡孫南印開法於遂州大雲寺師避座下未及語深有所欣慕盡取平生所習捐之染削爲弟子受心法他日隨衆僧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

卷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宏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稽首泣奉命北去抵襄漢會初有自京師負雲花觀大師華嚴疏鈔至者師一覽陞座而講聽者數千百人遠近大驚然後至京師詣雲花寺修門人之禮北遊清涼山回住於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山所至道俗歸依者如市得法者數百人註圓覺大小二疏華嚴金剛起信唯識四分律法界觀皆有章句自是圓頓之教大行於世其他原人道之根本會禪教之異同皆隨扣而應待問而答或

徒衆遠地因教誡而成書或門人告終爲安心而演偈或熙怡於所證之境告示初心或偃仰於所住之山歌詠道趣其文廣者其理彌一其語簡者其義彌圓門弟子集而編之成十卷昭昭然定慧之明鏡也禪師以法界爲堂奧教典爲庭宇慈悲爲冠蓋衆生爲園林終日贊述未嘗以文字爲念今所傳者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爲行路之所寶也余高枕於吾師户牖之間久矣知者不言則後代何以仰吾師之道乎於是粗舉其大節以冠於首裴休序

黄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黄檗山鷲峯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嗣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别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虚空中光明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户牖直下便是動念卽乖然後爲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於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去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

得一二佩爲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僧太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問長老法衆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如何也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圭峰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序之河東裴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眞淨心演性相之别法馬龍二士皆宏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摩之心

而頓漸殊稟荷澤直指知見江西一切皆眞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其他空有相破眞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天竺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眞之道而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

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𫔽盤敘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嚬呻以吼之愛輭以誘之乳而藥之憂佛種之夭傷也腹而擁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邪小之迷陷也揮而散之悲鬬爭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

橫亘大悲窮刼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扶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涅槃會中亦已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爲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戸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之

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未習能如是則不孤圭峯劬勞之德矣

註華嚴法界觀門序

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甚矣衆生之迷也身反在於心中若大海之一漚爾而不自知有廣大之威神而不能用觳觫

而自投於籠檻而不自悲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得證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衆生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故此經極諸佛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行心數門戶眞可謂窮理盡性者也然此經雖行於世而罕能通之有杜順和尚歎曰大哉法界之經也自非登地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哉吾設其門以示之於是著法界觀而門有三重一曰眞空門揀情妄以顯理二曰理事無閡門融理事以顯用三曰周徧

含容門攝事事以顯元使其融萬象之色相全一眞之明
性然後可以入華嚴之法界矣然此觀雖行於世而罕能
入之有圭山禪師歎曰妙哉法界之門也自非知樞鑰之
淺深識闔闢之廣陿又何能扣其門而入之哉於是直以
精義注於觀文之下使人尋注而見門得門而入觀由觀
以通經因經以證性朗然如秉炬火而照重關矣或問曰
法界眞性超情離見動念則隔彊言則乖世尊欲令衆生
悟自身之法體何必廣說而為華嚴答曰吾聞諸圭山云
法界萬象之眞體萬行之本源萬德之果海故如來演萬

行之因華嚴以本性而顯示諸佛證法性之萬德也故九會之經品品有無量義或刹塵數因地行願或恒沙數果位德用行布差別無閡圓融故佛身一毛端則徧一切而舍一切也世界爾衆生爾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無一法定有自體而獨立者證此本法故能凡聖融攝自在無閡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皆吾心之常分爾非假於他術也原注世人見說諸佛菩薩神變必謂假於他術或謂虛誕之辭此二疑皆非也若言假於他術者豈可聖人動不合理而假妖怪以惑人哉若言虛誕之辭者魔妖精魅尚能神變況法身聖人獨不能爲之哉由是觀之則吾輩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豈非甚迷

甚倒哉然則華嚴稱法界而極談猶未爲廣也問曰華嚴理深而事廣文博而義元非法身大士不能證入今數紙觀文豈能盡顯之哉若觀門以文略義廣爲得則大經以文繁義局爲失矣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夫欲覩宗廟之邃美望京邑之巨麗必披圖經而登高臺然後可盡得也不登高而披圖則不可謂眞見不披圖而登高則眊然無所辨故法界具三大該萬有性相德用備在心不在經也原注如宗廟京邑之美麗在城中不在圖上明因果列行位顯法演義勸樂生信備在經不在觀也原注如宗廟之遠近街衢之闊陿在圖不在臺觀者通經法也

原注入觀通經以證性如登高臺披圖而覽京邑也文者入觀之門也原注如高臺下有門得其門然後可升也注者門之樞鑰也原注臺高門深非善用樞鑰者不能開也故欲證法界之性德莫若經原注性德廣大非經備說不能盡也通經之法義莫若觀原注法義雖廣不出三重法界非觀不能入也入觀之重元必由門原注觀境幽深無門不可入也闢三重之祕門必由樞鑰夫如是則經不得不廣門不得不束矣然則其門何以為三重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凡夫見色為實色見空為斷空內為筋骸所梏外為山河所眩故困踣於迷塗局促於轅下而不能自脫也於是菩薩開眞空門以示之使其見色非實色舉體是眞空見空非

斷空舉體是幻色則能廓情塵而空色無閡泯智解而心境俱冥矣菩薩曰於理則見矣於事猶未也於是開理事無閡門以示之使觀不可分之理皆圓攝於一塵本分限之事亦通徧於法界然後理事圓融無所罣閡矣菩薩曰以理望事則可矣以事望事猶未也於是開周徧含容門以示之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閡大小相含則能施爲隱顯神用不測矣問曰觀文有數家之疏尚未能顯其法今略注於文下使學者何以開心目哉答曰吾聞諸圭山云觀者

見法之智眼門者通智眼令見法之門初心者悟性之智雖明不得其門則不能見法此文即入法之門矣但應以智眼於門中觀照妙境若別張義目而廣釋之是於門中復設門也又此門中重重法界事理無邊雖百紙不能盡其義徒以繁文廣說蕪沒眞法而惑後人爾且首標修字者欲使學人冥此境於自心心慧既明自見無盡之義不在備通教典碎列科段也然不指而示之則學者亦無由及其門故直於本文關要之下隨本義注之至其門巳則使其自入之也故其注簡而備不備則不能引學者至其

門不簡則不能使學者專妙觀夫觀者以心目求之之謂也豈可以文義而至哉問曰略指其門誠當矣吾恐學者終不能自入也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夫求道者必資於慧目慧目不能自開必求師以抉其膜也若情膜未抉雖有其門亦焉能入之哉縱廣何益問曰旣遇明師何假略注答曰法界難覩須依觀以修之觀文難通須略注爲樞鑰之用也感者稽首讚曰入法界之術盡於此矣

圭峯禪師碑銘　幷序

圭峯禪師號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釋迦如來三十

九代法孫也釋迦如來在世八十年為無量人天聲聞菩
薩說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諦十二緣起六波羅密四無
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世諦
第一義諦無量諸解脫三昧惣持門菩薩涅槃常住法性
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度天人教菩薩一切妙道可謂廣大
周密廓法界於無疆徹性海於無際權實頓漸無遺事矣
最後獨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
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
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

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印相契使自證之光明受用而已

自迦葉至達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爲五祖又傳融爲牛頭宗忍傳能爲六祖又傳秀爲北宗能傳會爲荷澤宗荷澤於宗爲七祖又傳讓讓傳馬馬於其法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又傳東京照圓傳大師大師於荷澤爲五世於達摩爲十一世於迦葉爲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大師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偶謁遂州遂州未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欣

然慕之遂削染受教道成乃謁荆南荆南曰傳教人也當盛於帝都復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復謁上都花嚴觀觀曰毗盧花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三章深達義趣遂傳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花嚴句義未嘗聽受遂講花嚴自後乃著圓覺花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懴修證圖書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叙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

議者以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跡而尋哉自迦葉至

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大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劒矛破内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

家見貧女則訶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崇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敬接雖驚很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大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

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眞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廷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大師以建中元年生於世元和二年印心於圓和尚又受具於拯律師大和二年慶成節徵入内殿問法要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貌益悅七日而後遷於

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初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今悉斂而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眞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死後舁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今皇帝再闡眞宗追謚定慧禪師青蓮之塔則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斷且使其敎自爲

一宗而學者有所標仰也門人達者甚衆皆明如來知見而善說法要或巖穴而息念或都會而傳教或斷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淪跡其餘一禮而悟道終身而守護者僧尼四衆數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傳於後世者紀於別傳休與大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敘之他人則不詳銘曰

如來知見大事因緣祖祖相承燈燈相燃分光並照顯說密傳摧邪破魔證聖登賢漸之者入頓之者全孰紹孰興圭峯在焉甚大慈悲不捨周旋以引以翼恐迷恐顚直示

心宗傍羅義筌廣收遠取無棄無捐金湯魔城株杌情田
銷竭芟伐大道坦然功高覺場會盛法筵不染而住淤泥
青蓮性無去來運有推遷順世而歎衆生可憐風號曉野
鐘摧夜川舍筏而去溺者誰前巖崖荆榛阻絶危懸輕錫
而過踣者誰肩不有極慈孰能後先吾師何處復建橋舩
法指一靈徒餘三千無負法恩永以乾乾

唐故左街僧錄内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
寺上座賜紫方袍大達法師元秘塔碑銘 幷序

元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者在

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爲丈夫也背此無以爲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爲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宏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邱隷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

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崟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知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臥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

清涼國師碑銘

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藏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鐘鼎雪沃剡溪霞橫緱嶺眞室寥覓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離微休命實際龐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烱乎禹質元聖孕靈德雲冉冉凝眸幻形谷響入耳性不可爲青蓮出水深不可闚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終克諧適莫鳳藻璜奇遺演秘密染翰風生供盈二筆欲造元關咽金一象逮竟將流龍飛千颶疏新五頂光銜二京躍出法界功齊百城萬行芬披華開古錦啓迪羣吪與甘露飲

變讚金偈懷生保乂聖主師資聿興遐裔貝葉翻宣譯場獨步譚柄一揮幾回天顧王庭闡法傾河湧泉屬辭縱辯元元元元元紫衲命衣清涼國號不有我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錫統天下僧帝網沖融潛通萬户歷天不周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見允執厥中西域供牙梵倫遽至奏啓石驗嘉風益熾勑俾圖眞相卽無相海印大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資何所叅卽事之理塔鎖終南